

*Religious Revival in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The Premi of Southwest China*. Koen Wellen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0. 278

劉紹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此書是 Koen Wellens 自博士論文階段開始，長達十二年（1995-2007）在中國四川與雲南省的邊區研究「藏」與普米人（Premi）的成果，主軸為探討當代中國民族分類與宗教控制的政策如何影響普米人的宗教復興。Wellens 詳細分析藏傳佛教與苯教這兩種不同但互相滲透的宗教，以及一般村民與地方菁英對兩種信仰的認知與儀式實作異同。全書包含導論與結論共為七章，相當的篇幅是在描述主要田野地—四川省涼山州邊境的木里藏區歷史與文化慣習，約至第四章（132頁）以後，才開始正式討論宗教。讀者可能需要一些耐心以逐漸進入本書關鍵。

在導論中，作者認為木里的宗教復興與中國1978年以後的市場改革有關。這個論點放諸中國研究雖不新穎，不過此書仍有其特殊之處。木里雖然位處偏遠的四川涼山內地，與藏傳佛教的正統聖地拉薩有些距離，充其量只是藏傳佛教領域的邊陲之地，但其對於理解近代及當代藏傳佛教與國家政權互動的歷史卻具備放大鏡的個案效果。當地不同宗教之間的高度競合歷史與混融特性，使得木里藏區與眾不同。

第一章主要回顧木里動盪的政教歷史，講述十七世紀以降藏傳佛教的格魯派如何透過高壓甚至血腥的手段，在木里一統天下的過程。由拉薩傳來的藏傳佛教透過三方手段，包括向遠在天邊的北京帝國靠攏、憑藉拉薩藏傳佛教的正統勢力、以及收編在地精英，成功抑制了當地原有的苯教。第二、三章是關於木里縣活絡鎮（Bustling Township的暫譯名）的傳統民族誌描述，包括當地的環境、生計型態、族群、家屋、婚姻制度（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親屬關係、祖宗崇拜等。

第四、五章可謂此書之精華，彰顯當地宗教的混融特色、變遷與復甦。木里當地普米人的苯教，在歷史上雖然先後遭受藏傳佛教與共產黨政府的壓制，卻表現出堅強的韌性，不但並未完全消失，甚至陸續與藏傳佛教、毛澤東信仰結合，使得木里地區的藏傳佛教呈現出特殊形態。

作者更進一步跨越人為省界，越過涼山邊境，來到雲南省的寧蒗縣，比較兩地普米人的信仰情形，得出令人驚豔的結果，活生生呈現當代中國民族分類所造成的影響。兩地普米人的傳統宗教皆為苯教，其祭司在四川稱作 anji，在雲南稱作「汗歸 (hangui)」。木里與寧蒗的普米人在 1950 年代以降的民族識別計畫中，卻被分類為不同的族群：木里的普米人被分類為「藏族」，而寧蒗的普米人則被稱為「普米族」。國家賦予的族群標記明顯影響當地菁英的自我認同，以及他們對於信仰的立場。木里的普米（藏族）菁英明顯地認同以拉薩為藏傳佛教中心的「藏」認同，也因此遵循拉薩的正統立場，視傳統苯教為異端。而在邊界另一端的寧蒗普米人（普米族）則因身處多元族群的環境，為突顯弱勢族群的自我認同，近年來致力於恢復已近乎失傳的傳統苯教，轉向木里最負盛名的苯教祭司 (anji) 求援，邀請他到寧蒗協助恢復傳統宗教教育。諷刺的是，這名苯教祭司在木里當地卻被國家菁英與藏傳佛教視為異端。在這些錯綜複雜的歷史以及正在發生的宗教復興現象中，活脫上演一個當代中國民族分類與宗教政策的嘲諷戲碼。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當地人的社會與文化不斷為強大的外力左右，一方面展現高度的信仰包容力，另一方面仍不放棄追尋自我認同。此些種種，在當代中國的各地角落陸續上演。此書第四、五章便是一強而有力的個案。

整體而言，此書對於不諳中文資料的英文讀者而言（筆者另外寫過一篇英文書評，登在 *Pacific Affairs*），是第一本關於普米人的英文書，其扮演中介橋樑的角色明顯。作者因而耗費相當精力及篇幅整理與描述普米人的文化與社會結構。不過，對於熟悉中文資料的讀者而言，部分內容可能不足為奇，甚至，可能對於作者在第一章敘述木里歷史的作法有些疑義，作者大量引用部份文獻，尤其是《木里藏族自治縣志》與《木里政教史》，此一方式在學術研究中頗為少見。此外，作者也自承這些官方文史極可能被「粉飾過 (polished)」。(頁 179)

造成中、英文讀者的感受落差有兩種可能原因，一為作者的研究取徑，另一為作者的書寫策略。關於研究取徑，此書的研究期間為1995年至2007年，長達十二年的期間內，作者在普米人的區域進行了九次田野調查，總長十三個月，最長一次大約是1995年在麗江停留的六個月，其餘每次停留時間大致為數天到兩個月（頁13）。外國人在中國少數民族地區進行研究的困難，明顯反映在田野調查的時間限制上。因此，作者雖然長期觀察到變遷的趨勢，但卻可能因為田野調查的時間有限，較缺乏以議題為主軸的社會調查內容、或日常生活情境下的人際互動與在地觀察。資料的呈現便以現有文獻與靜態資料為主。在書寫上，由於木里在現有藏傳佛教與「藏」研究中的地位非常邊緣，相關的史料與社會研究也較為缺乏，作者似乎為了彌補此一缺口，因而盡可能地以傳統民族誌的方式，以全書大半篇幅羅列有關木里普米人的種種面向。筆者以為理解這兩個原因有助於掌握此書的現有面貌。大致而言，此書適合研究所以上的讀者，尤其適合對於中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如「藏」與普米人）及其宗教有興趣的讀者閱讀。